

# 百戰功高黃克強 (二)

蔣 君 章

## 滬上繫獄了無懼色

黃克強先生安抵上海，三湘華興會員及東京湘籍志士相繼來會，先生乃邀集他們開會於英租界新馬路餘慶里八號，決定設譯書局，作為活動的中心，派同志分赴大江南北各省區，聯絡軍學界，重行策動革命舉義，故湘省革命雖暫時失敗，而華興會之革命運動，並未中斷，但不幸事件，却又接着發生。這一事件，就是萬福華刺王之春案。王之春曾任廣西巡撫，任內與法人勾結，以廣西的權利，換取法人的援助，革命同志曾嚴予申討。及王之春至上海，黨人探知其與廬江吳葆初相善，酒食徵逐，習為常事。乃由劉光漢吳之筆跡，束約王之春赴婁於四馬路之金谷香西菜館，密派二人刺殺之。萬福華就是執行暗殺的二人之一。福華安徽合肥人，由皖方負責同志吳賜谷之介而識先生。王之春在金谷香登樓入席時，見座上客皆青年，無一相識者，遂退出，福華扭之於樓梯口，拔槍未及發，而王之春的差弁護

送之，乃得脫，租界探捕驟至，遂執福華。王之春乃請捕房窮治其黨羽。章行嚴自告奮勇，探萬福華於獄中，捕房拘之，問其住址，這個一生投機的沒骨虫，以餘慶里八號為答。捕房乃搜餘慶里八號，幸黨人之在餘慶機關部者事先得消息，皆走避，無所獲。先生等時適外出而歸，未知究竟，因被暗探圍捕，共十三人，皆疾首蹙額，不勝其憂戚，唯先生泰然自若，飯盡三盃，行若無事。問向年輕人陶毅調侃，謂：「我輩惟汝年最稚，何年將滿二十，亦曾幾度親美人芳澤耶？」聞者皆大笑，以為先生真可人！

在被捕的十三人中，先生最危險，以湘撫已出賞格五千元緝捕先生，兩江總督端方亦扎飭滬海道袁樹勛知照捕房通緝，而編譯局原藏於楊篤生床下之黨人名冊及製造炸藥的譯書，均被捕房搜去，故危險萬狀。會審時西吏以照片核對，先生以已去鬚，故能避免注意，而所得黨人名單，譯者稱係日用小菜賬簿，隨即棄取，故未予窮追。及問至先生，先生詭稱姓李名壽芝，年二十六

歲，係九江民立蒙學堂漢學講習，與郭人漳來滬探辦儀器書籍。郭人漳名寶生，湘軍宿將郭松林之第五子，時任為江西巡防營統領，與上海道袁樹勛有姻婭之誼，因先生同車返餘慶里而被誤捕。江西巡撫夏之時乃郭之父執。至此，夏之時電袁樹勛，請保釋人漳。袁樹勛乃訪英總領事。會審公廨乃釋之，並因先生及張繼等與郭人漳同車而至餘慶里，罪嫌不大，因亦被釋，險哉！先生出獄後，與劉揆一移居法租界的湖北學生招待所內，並密謀營救其他同志，以便發動湘省革命，集諸同志會議於曾子憶店中，決定由蔡鐸負責武崗起義，鄒永成赴桂聯絡會黨首領陸亞發和長沙新來陸軍黃忠浩部隊，周召期負責長沙與寧鄉一帶之聯絡事宜，經費皆由曾子憶負擔。時英租界西捕已知隨郭人漳出獄者，有先生在內，仍圖緝捕，先生因此不能在上海久居，乃再度至日本，在留日學生中籌得四千餘元，專人送至滬上，營救在獄同志。會審五六次，歷時兩個月，諸人皆得省釋。由此，可知先生的同志愛之深。

## 旅遊日本八件大事

先生赴日後，第一重要的事是集資營救萬福華案中的在獄同志，第二重要的事，是阻止陳天華北上請清廷立憲事，第三件事是哀痛馬福益的被害，第四件事是調查鄒容被害案，第五件事是組織湖南同鄉，第六件事是與國父共同組織中國同盟總會，第七件事是抗議日本政府取締留學生及查禁「二十世紀之支那」，第八件事是和東京同志發起刊行民報。

陳天華自湘事失敗後，問道江西，而至上海，與先生同主編譯局事，萬福華案發，天華獨免，乃至日本，及先生至日，重行晤面，決心北上，向清廷要求立憲。先生以為事必無成，即成亦無甚意義，身陷危境，頗不值得，力阻其行，天華不從。先生乃約劉揆一、宋教仁合力勸之，並發動湖南同鄉會作成決議案，一致決定不贊成天華北上，天華仍在堅持。先生乃與宋教仁共訪天華，教仁責天華為何捨革命而採取保皇黨的路線？雙方辯論良久，未得結論。先生乃作最後的勸告，天華大為感動，乃放棄其主張。先生這種百折不撓的同志愛，可謂並世無雙。

長沙起義之失敗，會黨中人的洩漏機密，是一個重要關鍵。馬福益對此，歉疚至深，因集會黨精銳於洪江，欲作孤注之一擲，派員至上海，請先生支持，並派員指揮。時先生已東渡，惟劉道一留滬，任營救在獄同志之職。道一以馬福益計劃轉告先生，先生與劉揆一商議，認為洪江僻處湘西，在萬山叢中，有天險可恃，有出路可擊，可

以持久，以待天下之響應，因覆函贊同，並以槍械接濟之。先生與道一亦首途返湘，參加起義。

詎知所運槍彈，在沅陵被藍卡所查獲，先生亦在船上，卡弁竟直撲先生。幸先生力大，將卡弁撲倒於沅江，其餘卡弁亦被劉揆一等擊倒。先生等見事已敗露，乃捨舟登陸避走，而馬福益亦在湘鄉被清軍防營所捕。先生等乃北走石門，出公安，有時喬裝商販，有時喬充官員，總算順利地到達漢口，仍東返日本。馬福益在光緒三十一年被湘撫端方所害。先生痛之，曾以馬之照片贈日友而題之曰：「湖南黨魁馬福益甲辰謀起革命軍，乙巳三月十六日被滿賊端方慘戮於長沙，聞就縛時曾手刃六人焉。」其對馬福益之就義，痛之深而壯之甚，然內心之酸楚，溢於言表矣。

鄒容就是「革命軍」一書的著者，此書係激烈排滿的作品，發行以後，風行一時，大有洛陽紙貴之概，清政府因而恨之入骨。會章太炎在上海蘇報，也發表了客帝篇等排滿文章，亦遭清政府深忌。清政府令兩江總督及上海道向租界當局交涉，逮捕章太炎與鄒容，封閉蘇報館。這是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冬天的事。這件案子，當時不僅鬧動上海，也鬧動全國。因為按照會審公廨的慣例，凡民刑案件，必有原告與被告。章太炎鄒容與蘇報館是被告，清政府則為原告，對簿公庭時，原被告皆須出席，那便是清政府與章、鄒等以平等地位，在會審公廨對質，這是中國向所未有的創例，皇朝政府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因此消失，實為革命運動之一大發展。章、鄒入獄後，章太炎研究佛經以自遣，鄒容年少氣盛，體本不

健，受此打擊，因而抑鬱成疾，於翌年二月十九日卒於獄中。當時上海的傳說，都認為鄒容是清政府派人毒死的。東京留學生，對於清政府之摧殘輿論，本已憤慨殊深；及知鄒容死因的傳說，悲憤益深，乃於三月中會議於留學生會館，決議調查鄒容死難案，公推先生主持之，並設機關於東京，推張繼赴滬調查，推川籍同學三人協助一切，以鄒容為川人之故。張繼至滬，得上海四川會館之助，竟得鄒容靈柩於四川義莊，並悉鄒容確以病死。張繼返東京覆命，留東學生之義憤，得以稍平。這是五月下旬的事。

先是，四月初，東京湖南同學，會議於一川橋之帝國教育會，先生以最多數票當選為會長，謙辭不就，最後由劉耕石任之。會中並討論發行雜誌案，幾經辯論，始決定出版「二十世紀之支那」，作為宣傳革命與排滿之刊物。由宋教仁任總庶務，陳天華、程家樞、田桐等協助之。因籌措經費及約請撰稿人等種種問題，解決殊不簡單，故遲至五月下旬始得發行，先生則為主要撰述人之一。

## 十七省青年大結合

先生抵日後，華興會同仁到日者漸多，因有重組會黨，繼續革命的共同要求。程家樞主張組織一政黨，應奉孫中山先生為領袖。他慷慨地說：

「革命者、陰謀也，事務其實，弗惟其名。近得孫文來書，不久將遊日本。孫文於革命，名已大震，腳跡不能履中國一步，盍

緩時日，以俟其來，以設會之名，奉之孫文，而我輩得以歸國，相機起義，事在必成。

「（宋教仁程家榷革命大事略）」

先生雅慕中山先生，力贊程議。是年六月中，孫先生自歐至日，住橫濱。孫先生將至日，日人宮崎寅藏首先知道。宮崎深知華與會諸人熱心革命，有意促成孫先生的與中會與華與會諸人間之合作。及孫先生至日，東京留學生前往歡迎並商革命進行之方略者，絡繹於途。宮崎事先已向宋教仁等說明中山先生之為人：「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今東西洋殆無其匹。」故宋等對孫先生仰慕已深。至此，宮崎介紹先生與孫先生會晤於東京鳳樂園，互談革命大勢，英雄所見略同，大家都主張合作組織政黨，開創革命發展的新機運。惟細節問題，先生尚須與在日華與同仁商議。華與會會員對此問題，多數贊成，章士釗獨持反對意見。中山先生乃與程家榷、宋教仁、陳天華等相會於「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孫先生闡述大勢，有云：

「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之瓜分，但憂自己之內訌。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召，終必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明末朱、陳、張、明之亂。此時各國乘亂干涉之，則中國必亡無疑矣。」乃今兩粵之間，民氣強悍，會黨充斥，與清政府為難者已十餘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壞之能力已有餘矣。但其間人才太少，無一少可有為之人以主持之。去歲，柳州之役，彼等間關至香港，招納人才，時余在美國

而無以應之也。若現在有數十百人者出而聯絡之，主張之，一切破壞之前之建設，破壞之後之建設，種種方面，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發難，主文明之政府，天下事從此定矣。」（宋教仁；我之歷史）

這一席談話，大家雖然都已心領神會，但是時間已近晚，言尚未盡，故約越日再晤於赤坂區之黑龍會。時先生對與中、華與兩會之合作，已有成算在胸，但恐華與會中人有不明其意義者，故邀約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等作調停之計。陳天華贊成合併，劉揆一則反對之。先生乃作折衷建議：形式上加入與中會，精神上仍存華與會之團體。最後決定，每人自由加入。及同盟會成立，華與會員幾全部加入，即反對合併之劉揆一，亦隨先生之加入而加入。由此可知，華與會與同盟會合併之成功，實由先生促成之。這是孫先生與宋教仁會談之第二日，其翌日，同盟會即進行籌備會議，此會議由孫先生與先生同為發起人，開會地點在日人內田良平的住宅，與會者有張繼、宋教仁、陳天華、程家榷、馬君武、胡毅生、劉道一、曹亞伯、汪兆銘、朱大符、李文範、古應芬、鄧家彥等七十餘人，其籍貫包括全國十七省的留日學生，惟缺甘肅一省，以其時甘肅尚無留日學生也。所以這一會議，實際上是十七省革命青年之大結合。孫先生首先發言，闡述革命的形勢與方法，主張全國革命黨各派應合組新團體，以開創革命的新形勢。眾皆贊成，遂推孫先生為主席，決定此一新組織定名為中國同盟會，以驅逐袒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誓

詞。先生乃向會眾建議：「今日開會，原所以立會，贊成者請即簽名並書立誓約。」簽名立誓既畢，由孫先生領導舉手宣讀誓約。在幹事部未成立前，各人之誓約由孫先生保管，孫先生之誓約則由先生保管。由此可知先生在中國同盟會中地位之重要。最後推定起草委員，草擬章程，馬君武、宋教仁、陳天華、汪兆銘八人當選。二十日開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孫先生被推為總理，先生則由孫先生指定為庶務部長。其他各部則有書記部，由馬君武、陳天華為部長；內務部由朱炳麟為部長；外務部，由程家榷、廖仲凱為部長，會計部，由劉維憲為部長，經理部，由谷思慎担任。六部合為執行部，由總理直接統率，其人事皆由總理指派。此外尚有評議部與司法部，與執行部地位平等，評議部由議員二十人，以公推方式產生，由汪兆銘任議長，朱大符兼任司記。司法部由鄧家彥任部長，張繼、何天瀚任判事，宋教仁任檢事。

各省設分會，會長當經推定，其名單如下：直隸，張繼；河南，杜潛；湖北，時功玖；湖南，仇式匡；廣東，何天瀚；四川，丁厚扶；陝西，康寶忠；廣西，劉廬；山西，王蔭藩；江蘇，高劍公；山東，徐鏡心；安徽，吳春暘；上海，蔡元培；江西，鍾震川；福建，林時埭；貴州，平剛；雲南，呂志伊；浙江，秋瑾。各省分會會長，就是各省實際發展革命運動的負責人。中央負決策之責，各省負推行之責。自此，革命運動的組織大備，革命運動進入指臂相連的新階段了。

會議將終，先生建議將湖南同鄉會所創辦之「二十世紀之支那」交由同盟會辦理，作為同盟會之機關報，衆皆贊成，自此同盟會有了發言的喉舌，在宣傳上收到很大的功效。會孫先生將有西貢之行，總理之職務，交由先生代理，先生在同盟會中之地位，更為重要了。

### 發表中國革命宣言

二十世紀之支那尚未移交同盟會接辦，即受日本政府的干預，下令停刊，因為蔡匯東發表了一篇評論遼東半島的文章，日政府已啣恨之，其第三期又有一篇「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的文章，胡漢民講：總理首次起義的精神及其教訓及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日政府益恨，乃下令禁止發行，已印就之第四期完全沒收，並派警察至社中，對程家樞、宋教仁、田桐盤問，幾至被捕，留日學生已大憤，是時日政府頒令取締清韓學生規則，留日學生更憤，乃集議商對付方法，但寄人籬下，雖有抗議，也難收效果，惟有加緊革命，推翻滿清，始可與日本周旋；故此大挫折發生後，加入同盟之留學生更多，如王用賓、閻錫山、溫壽泉、姚宏業等，先後加盟，皆由先生主盟。為了同盟會必須有一個刊物作為喉舌，以廣宣傳，先生乃與孫先生等屢次商量，決定不恢復二十世紀之支那，避免受日政府干涉，另行組織民報以代之，推張繼為發行人，編輯初擬推陳天華，嗣以胡漢民在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上發表演說，激昂慷慨，淋漓盡致，大獲同志的欣賞，乃推胡氏任編輯，是年十月二十一日，首期開

世，孫先生親撰發刊詞，揭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革命運動之目標，胡氏在民報第三期復發表「民報之六大主義」：一、傾覆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維持世界真正和平，四、土地國有，五、中日兩國國民之聯合，六、要求世界列強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這六大主義，不啻中國革命之宣言。其中第五點中日兩國國民之聯合，雖然為了向東京警視廳立案之便利，但中日兩國國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維護東亞之和平，亦所以使熱心贊助中國革命的日本人土有其地位，也有其深遠的意義，東京警視廳看到此條，連稱好好，故立案甚為順利。

日本文部省（相當於教育部）所頒布之留學生規則，旨在取締留日中國學生之政治活動，在留學生方面，引起了很大的風波，程家樞發表「反對清國留學取締規程」一文於朝日新聞，各校留學生相繼罷課，一部分留學生紛紛返國，上海中國教育會與滬上同志則組中國公學以容納之，姚宏業就是其中的一員。宏業見國內人心萎靡，大憤，投黃浦江自殺以激勵之。宏業湖南益陽人，明德學堂高才生，為先生之高足。無何，陳天華亦憤而投大森海灣以示抗議。天華長才，與先生屢共患難。二人之自殺身亡，對先生之精神打擊極大，對愛國青年之激勵亦至深，所謂死或重於泰山者是也。當時革命青年不惜生命，以擴大革命運動之影響，此其例也。時光緒三十一年乙己歲，即日俄戰爭議和之年，先生年三十二歲。同盟會成立後不久，孫先生赴西貢籌款，會務交先生代理，胡教生、黎仲實偕行，時為乙己

九月初九日。至十一月，陳天華投海死，先生感慨甚深，認為革命組織的幹支部既經成立，革命的指揮系統已明，革命應至實行階段，故亦離日赴港，把會務交給朱炳麟代理。

先生赴港，化名張守正，字愚臣，以免被人注意。他到香港，是在觀察當時華南一帶的動靜。他的下榻處是香港中國日報，主其事者為同志馮自由。經與馮自由作一番檢討，決定潛赴廣西的桂林，其原因有三：其一，是因為郭人漳時任巡防營統領，蔡錕為巡防營隨營學堂監督，曾淑時主辦警察學校，三人均湘籍，有的是同志，有的曾共患難，而且廣西巡撫李經羲有意與辦新軍，延攬湘人甚多，有策動革命的至好環境；其二，先生至友老同志鈕永建、秦毓鎰時亦服務於廣西軍界，鈕任龍州將弁堂學監督，秦任龍州法政學堂監督，都是策動革命的最好掩護；其三，廣西南界越南，東通港澳，而且越南僑胞甚多，皆欽慕孫先生而傾向革命，孫先生已在該方面有所部署，緩急可得支援。先生行事，事先都有周密的策劃，此其例也。

郭人漳這個人，實在貌善心險鬼計多端而優柔寡斷的小人。先生入桂，首與郭人漳會晤，說以舉義革命，人漳陽示贊成，而陰實防範甚嚴。先生對於這樣一位故人的認識，似不深刻，故始終信賴他，實際上受給不淺，此後欽廉起義龍州起義等，都因人漳首鼠兩端不能實踐諾言，終於不能成功。先生見郭人漳贊成，認有誠意，促其舉兵，郭則以與蔡錕不睦，而婉言推委。蔡錕與先生有舊，認為不難調處，因竭力進行，但郭人漳

始終引以為慮，而不肯舉兵。郭蔡不睦，事亦不虛，但出郭之嫉忌，並無不可協議之癥結。此因蔡鏘抵桂後，李經羲接見之，悉摒官場慣例，聲談至為款洽，故人潭忌之極深，而先生不知也。故所有努力，均成泡影。但先生仍居桂林，則以聯絡同志，發展革命組織為務，其成效亦甚顯著。隨營學校的教員雷颺等，學生曾傳範等數十人，都經先生介紹，加入同盟會。先生並曾在梧州、龍州與河內，部署軍事，事畢仍返桂林，專談郭人潭之反正。時劉揆一適返滬省親，先生乃以在桂情形函告，揆一警告先生：郭人潭決不能捨棄利祿，危地不能久居，希即離去，別圖良策。

### 互相友愛革命姻緣

黃克強先生乃離桂，由香港轉起新加坡，與孫先生會合，並協助孫先生組織吉隆坡，庇能（即檳榔嶼）芙蓉、怡保、瓜勝卑南、麻六甲、砂朥越等十餘處的同盟分會，徐宗漢女士即於此時與先生相識而加入同盟會者。辛亥三二九的廣州起義，率賴徐女之助而得以療治手傷，後且成為眷屬。南洋諸事既畢，先生乃北返，經港滬而再至日本，時為是年七月下旬之事。當先生自南洋返港時，仍寓中國日報社，同志梅鏡生自桂林來訪，謂郭人潭自先生離桂後，頗有悔意，業已傾向革命，待先生有匯款到，即可舉義。實際上郭人潭此種態度，完全是虛情假意，旨在騙錢；但先生南洋之行，僅得款千餘元，而中國日報審甚，連印報紙張都沒有，先生只好將旅費一部濟之，實際上亦無款可匯郭某，郭某的騙錢計劃因此

未遂。先生過滬時，曾與滬上同志馬君武等設廣藝書局於四馬路，作為革命同志的聯絡機關，先生誠無時無地不為革命着想者矣。

先生既至東京，首與宋教仁相晤，互談別後情形。宋氏對先生之冒險進取精神，頗加贊佩，但慮其激進過甚，難免有孤注一擲之弊，勸其稍加改變，先生不從。會教仁病，入醫院療治，先生多方勸慰，並請其担任洞庭波雜誌總編輯，宋先生亦不從。是年十月初十日，同盟會湖南分會集會，商擬自治章程，由先生主持之。未幾，民報發行週年紀念，舉行集會，到會者將近萬人，盛況空前，足證當時東京革命空氣之濃厚。時孫先生亦至日本，大會由先生任主席，胡漢民任書記，章太炎讀祝詞，孫先生和幾位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人士都發表演說，先生則作結論云：

「今天，孫先生所說的是革命的宗旨及其條理，章先生所說的是革命實行時代的政策，各位來賓所說的是激發我們革命的感情。……但是兄弟所望於諸君的，都還有再進一步。……凡是革命事業，……惟有自己的國民，……負起革命的責任。（拍掌大喝采）諸君現在都是學生，……歐洲大國革命的事業，是學生担任去做的。（拍掌大喝采）日本的革命，人人都推西南一役，這是西鄉隆盛所倡率的義師，就是鹿兒島私立學校的學生。這樣說來，日本革命的事業，也是學生担任去做的。（拍掌大喝采）諸君莫要說，今日做學生的時候，是專預備做建設的工夫，須得要盡革命的責任。（拍掌大喝采）」

今天這會，就是我們大家拿着赤心相見，誓要盡這做學生的本分的。（拍掌大喝采）」（民報第十號民意（胡漢民筆名）記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念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講詞）

時湖南省革命老人譚人鳳亦與會，譚氏尚未加盟於同盟會，聞先生言遂入盟。他曾有一段記載說：「克強於交際間，有一種休休之容，藹藹之色，能令人一見傾心，余之加入同盟會，亦緣於此。」（譚著牌詞）人言先生不善詞令，其長處全在誠懇篤實，語語出自肺腑，其收效之容，蓋有勝於擅長詞令者矣。

湖南省黨革命，自馬福益洪江起義失敗後，由姜日章代領其衆。姜日章者，歐陽篤初之化名，時時以報復馬福益之遇害，勗勉其衆，深得會衆之信仰。先生夙以湘贛邊區之萍醴、瀏陽一帶為理想的舉義地區，故明德學生在此區工作者甚衆，深知這些人之可資運用，因在四月之初，即令居正、胡瑛等返鄂，與日知會的首要劉靜安等聯絡，作為同時舉義的準備。同時派劉道一、覃振回湘，發動湖南省黨。劉道一等將行，先生作臨別贈言：

「今之倡義，為國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會中人，猶以推翻滿清，為襲取漢高祖、明太祖、洪天王（按即洪秀全）之故智，而有帝制自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時時以民族主義、民國主義，多方指導為宜。」（劉揆一黃興傳記）

劉道一於返湘途中，密集同志數十人會議於水陸州舟中，轉達先生意志，並建議應集會黨於

省城附近各縣，與運動成熟之軍隊密取聯繫，乃計劃三路進兵：一由瀏陽進取長沙，一據萍鄉以爲基地，一由萬載出南昌以制長江。義師一舉，會黨紛起響應，但同盟會本部未獲消息，而道一所致日知會的電報，悉爲張之洞所扣留，日知會被封，劉靜安入獄，長江各督撫嚴密戒備，無從着手，湘省清吏復調大軍圍攻起義革命同志。

先生閱外報始得萍瀏起義消息，乃商得孫先生同意，派譚人鳳等同湘指導，但會黨已先敗，劉道一被捕，寧死無詞，清吏無奈，惟以道一所懷「劬非」印章作定讞的根據，被害於長沙瀏陽門外，年僅二十二歲。先生聞道一噩耗，痛之深，曾哭以詩曰：

「英雄無命哭劉郎，慘淡中原俠骨香！  
我未吞胡恢漢業，若先懸首看吳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獵獵黃旗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國士，萬方多難立蒼茫。」

孫先生亦哭以詩，有「劉郎去後霸圖空」，「誰與斯人慨慷同」及「何時痛飲黃龍府，橫攬江流一窺公」諸句，蓋亦痛其失敗而惜其才能之深了。先生痛萍瀏起義之失，謀再舉，即離日赴港主其事，而以同盟會庶務部的職務，交宋教仁代理。先生未赴港前，與孫先生訂定各省革命方略十五條，使此後起義，彼此聯絡進行，各照十五條行事，蓋以萍瀏之孤立無援爲前車之鑒也。同盟會會員之習軍事者，亦於此時組丈夫團，加入同盟會者不下百餘人，皆由先生主盟。丈夫團之發起人爲黃鄂，乃振武學校學生，與故總統

蔣公爲同學，共同發起武學雜誌。丈夫團對後日之各地起義與臨時政府成立時之軍事計劃和軍制之建立，對先生協助甚多。先生至香港後，鑒於廣東戒備森嚴，香港亦無法久居，故不久仍返東京。時光緒三十三年之初，先生年三十四歲。

### 助王和順防城起義

先生回東京後半個月，孫先生離東京赴新加坡。時清政府已令駐日清使楊樞與日本政府交涉，要日政府驅逐孫先生，以萍瀏之役皆由留日學生主持之故，而孫先生實爲之首。其時孫先生已識一英友名葛卡塞及東京帝國大學英文教授斯密史，斯密史介紹孫先生往見日本內務大臣內田康成，乘機以程儀五千元送給孫先生，勸其離日，東京日本股票商亦贈銀萬元，以壯行色。孫先生遂偕胡漢民等離日，經香港而至新加坡，復轉往河內，設革命機關部於甘必達街，策劃粵桂地區的起義。

孫先生這一計劃，當受先生桂中策動革命起義之影響。胡漢民奉派至香港，籌劃粵東黃崗起義，即在孫先生在河內設定機關之後。孫先生並函約先生南去，策動郭人漳率部起義。時郭人漳已由桂林調至肇慶（今稱高要），而革命同志趙聲則已調至廣東任新軍第二標統帶，駐屯廉州（今稱合浦）。先生乃至香港，欲入肇慶，爲廣東清吏偵知先生在港，要求引渡，而郭人漳則已調至欽州（今稱欽縣），劉揆一則以秋瑾將在浙東起義，謀所以助之之策，電邀先生返日，共商此事。揆一電謂：「郭本富，兵精糧足，欲反正則反正耳，何前言必待匯款而後動也？……待其發動

而後，亦未爲晚。如不幸而言中，則望急轉滬上，會商浙事爲宜。」時先生所居之香港松原旅館，已發現有偵探監視，因知行動困難，危險滋甚，乃命胡毅生往洽郭人漳，其本人即返東京，籌劃援助秋瑾舉義之事。不幸徐錫麟在皖謀刺皖撫恩銘失敗，秋瑾也因計劃敗露而就義。故先生返日不久，逕赴河內，與孫先生會合，共籌粵桂邊區起義之事。會欽帥劉恩裕以反抗清吏重稅，組有萬人會，聲勢甚壯。孫先生乃命鄺敬川約劉恩裕響應革命，而命先生入郭人漳營，胡毅生入趙聲營，約共舉事。先生既說郭人漳以舉兵大義，郭仍以敷衍態度答先生，謂「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當反戈相應。」先生認爲事有可爲，遂留郭營。

有王和順者，廣西邕寧人，原爲黑旗軍劉永福部之哨官。黑旗軍內渡後，加入洪門會，頗有光復之志。孫先生自新轉西貢而至河內，王和順在西貢謁見孫先生，加入同盟會。先生乃命其至桂越邊區，結會黨，和順乃化名張德興，隨胡毅生往見趙聲，趙委以軍事委員作爲掩護，工作進行，甚爲順利，並與防城清軍哨官相聯絡，得到內應的承諾。王和順遂於是年七月二十四日舉義於欽州的王光山，擊敗清軍，進擊防城而破之，生擒清知縣宋鼎元而誅之，軍紀嚴明，秋毫無犯，和順乃以中華民國都督名義，布告安民，丁壯響應者，不數日而數達萬人，聲勢浩大，外籍記者亦盛道其軍容之整。和順在防城整頓隊伍，待械到後，即將長趨進攻。不料孫先生在日購械，被不知輕重的書生章大炎所破壞，王和順不得已



乃揮軍進攻欽州，以為彼處有郭人漳部可資內應，勝利可操，故於距欽州四十里之浦口駐兵，以待人漳之行動。先生時正在欽，聞此消息，密令郭營中之同志王德潤等作緊急布置，促郭人漳實踐諾言。詎郭人漳這個奸賊，表面上仍然敷衍，並派人通知王和順：「不必攻欽，遲來必得。」實際上他已知道王和順軍械彈無多，久戰已疲，故詭言欽州有欽廉王瑚及其所部多營為阻，行動不便，要王和順先攻南寧，而坐視其敗也。先生知郭人漳不可恃，乃借出巡為名，率軍六十名逕至王和順軍中，密商攻城計劃，和順外攻，先生內應。計已決，先生復回欽州，王瑚疑之，乃親自率隊巡城，戒備森嚴，故和順軍雖攻至欽城外，而先生不能動，乃授令和順以聲東擊西之策，佯移軍作攻南寧狀，詎知和順軍攻靈山不克，擬赴廉州就趙聲，中途被清軍邀擊，眾寡懸殊，軍潰。和順退入越境，而先生只好赴河內向孫先生覆命了。這便是防城起義之役，此役如郭人漳不持首鼠兩端的態度，勝利可期，郭人漳之罪，可勝誅哉！

先生既與孫先生會合於河內，乃謀在鎮南關起義。胡漢民與日人池亨吉自香港至河內參加起義。其間有黃明堂者，欽州人，素有豪俠尚義之風，為這一帶有力量黨首領之一，行八，黃八哥之聲望，夙著於越粵桂三角地帶，孫先生既至河內，乃派李京與黃八哥相晤，曉以民族大義，明堂感動，決定加入革命行列。孫先生乃命李經營桂邊，借械於明堂，以為王和順軍之助。及王和順軍敗返河內，孫先生仍命其擔任進攻鎮南關的

軍事，而命黃明堂由左州拔隊赴援。馮祥土司李佐卿與和順有友誼，退至越境，經孫先生等設法運至新加坡等地安頓之。是為鎮南關之役，其成功頗為突出，其失敗乃勢所必然。孫先生自此離北越，其機械部由胡漢民代理，軍事部署則由先生主之。

鎮南關之役雖敗，但先生圖在粵西南進行起義，期在必得，其憑藉仍為郭人漳與王和順。胡漢民特向先生進言：「王和順這個人不中用，郭人漳這個人更靠不住，我們應該小心留意才好。」先生認為大義所在，責無旁貸，乃再入郭營。郭人漳仍然一副奸猾態度，且陰謀不利於先生。先生警覺甚高，不動聲色，領得營中護照，逕返河內。及人漳察覺，而先生已離營有時，郭人漳仍電先生，請其返營，先生置之不理，決定另組軍隊。會東京革命黨人，知道了防城與鎮南關兩處捷訊，紛至河內，同赴革命。及至，則兩處均敗。譚人鳳時亦至河內，先生以譚與郭人漳有舊，乃派至郭人漳營，一以觀動靜，一以謀械彈，深夜與郭相晤，初談頗洽。翌日，省報人漳獲道銜，意又翻覆，並問人鳳革命軍究竟有多少餉銀？人鳳僞稱：為數不多，僅數百萬，人漳意又動，命其姪隨人鳳至河內探虛實。人鳳為郭姪向同志介紹：首言此郭統領姪，諸志皆會意，凡郭有所問，皆言兵如何衆，餉如何足。先生又約郭小酌，席間連獲四函，二函報告攻龍軍情，鈐有第一、第二兩軍印信，另二函則為法文，譯者言均是外地之匯款也。其姪信之，歸報郭人漳，人漳乃允革命軍進攻時當助以械彈，實則亦為空頭人情，先生

亦漫應之而已。

### 欽廉起義大敗清軍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先生所組軍隊已成，稱為「中華民國軍南路軍」，河內機關部購自法方的盒子炮，購自香港之槍彈炸藥均到，胡漢民策發陸榮廷及其幕賓陳炳焜等，均有端倪，起義時機已成，乃於二月二十五日舉義，兵分兩隊，自北越進入國境，清軍不加干涉，居民且燃爆竹歡迎，先生亦以南路軍名義，布告安民，軍容之盛，為往昔所未有。首至小峯村，破郭人漳軍之第二十營，乘勝追擊，又破其一營。隨至馬篤山，郭人漳派其最驍勇的部隊三營，由督帶官龍某指揮。南路軍首佔高地，得形勢之利，龍某首先中炮墜馬，三營郭軍，不戰而潰。但郭部參將率領三千人，向南路軍包圍，先生密令勇士，潛至清軍駐在地的民房，拋擲炸彈，郭軍又驚潰。先生揮兵追擊，郭人漳的軍旗與軍馬，都被南路所俘獲。先生對郭，乃施心理戰，還其軍旗，而遣以書曰：

「君與吾黨主義，本表同情，往以誤會而致相戰，亦屬不得已之舉。軍旗關於君之責任甚重，故特奉還，聊補缺憾，而申友誼。馬則暫請見賜耳。」

(劉揆一：黃興傳記)

馬篤山的大勝，使清軍喪胆，自此先生縱橫於粵桂邊區一帶，如入無人之境，黃克強的威名，自此遠振，大小數十戰，歷時四個月，清軍無敢攖其鋒者。先生在粵桂邊區，雖然都獲勝利，

但是也有極其驚險的場合。孫先生曾述其中一則云：

「前次黃克強在欽廉舉事時，有一次僅剩四人，逃在山上，敵圍攻者約六百人。然彼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人為前鋒，……敵人未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五十步左右，始行發槍，每開一排，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軍人精神教育，國父全集）

孫先生又說：「諸君都曉得黃克強的威名，是以欽廉之役起的。……那個時候，我們在安南到處買槍，……東湊西湊，然後纔得了雜槍二百多枝，每槍所配子彈，最多也不過二百發。他到了欽廉，便和龍濟光、陸榮廷打了幾個月仗，後來雖然失敗，但是他的精神很偉大，實在令人欽佩，所以他的威名大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在廣州歡宴各將領演說詞）

孫先生這兩次對先生的稱贊，真是「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但也道盡了南路軍的實力，只有這一點，這是以少勝多的實例之一。至於先生最後的失敗，一是由於陸榮廷沒有實踐諾言，反正來歸；二是由於接濟困難，故土氣雖旺，而火力不繼。先生斟酌情勢，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把部眾散入十萬大山，他自己和幾個患難同志退入越南。這便是著稱於革命史的欽廉起義。

當先生起義於欽廉時，孫先生命黃明堂王和

順等襲取雲南邊境的河口，仍由河內的胡漢民任策應之責，黃明堂率鎮南關退入越境之革命軍百餘人為主力，並策動何管帶、黃元貞等為內應，故義軍幾於唾手而入河口，這便是河口起義之役。義軍初佔優勢，但清軍之進攻河口者日衆，而義軍號令不一，形勢堪虞。時先生甫入越境，胡漢民乃電請孫先生委先生以指揮河口革命軍之責。孫先生立即電委先生任雲南國民軍總司令，先生乃急趨河內，與胡漢民會商，認為河口清軍如無力抗制革命軍，則必網桂軍以為助，宜別以一軍出歸順以牽制之。先生本人，休息兩日，即趨老街而至河口就職。先生發現歸義清軍五營，皆疲頑不振，諸將對黃明堂的命令，亦不遵從，乃定出擊計劃，以振軍心，商得滇越鐵路當局之同意，運兵以攻蒙自，明堂猶豫不決，諸軍則向空開槍

代 郵

張維德先生：大函由中外雜誌社轉來，深感鼓勵之德，致「獨到」之譽與「欽佩」之忱，則殊不敢當。承訊「少年聽雨……」這一句詩是誰做的？君章對詩，並無研究，所知不多，與之所至，偶而寫幾句，也不成樣子。您的問題，我無法解答，囑為代購書籍，也因為不知書名，不能效力，至祈見諒。因來函所寫地址，有幾個英文字很模糊，故借中外雜誌一角代郵。

蔣君章謹上

以示抗命。先生憤甚，欲親率一軍進攻，黃明堂僅撥百餘人，行一里而不前，先生再三撫慰，行半里又止。先生不得已乃返河口，電請胡漢民購買械彈，以便自組基本部隊，隨即返河內催促，住一日復返老街。時日人正在越北煽動越民作亂，法人已加防備。先生之往來於老街與河內間，法警疑為日人，加以追蹤，並予盤詰。先生乃以粵語為答，其音不類，遂予截留，送河內，經胡漢民設法交涉，由有力僑商保出，而先生竟被驅逐出境，自此，法人改變態度，取締黨人活動，河口義軍遂成孤立之勢而不能支持了。這是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歲五月間的事，先生年三十五歲。清政府便在那個時候，懸賞緝捕先生等六人，先生的懸賞格為五千元，胡漢民為四千元，汪精衛、田桐、劉揆一、譚人鳳各二千元。

河 上 人 語

宋希尚教授著定價叁拾元

本書為宋希尚教授精心傑作，宋教授早歲獻身國家建設，參與導江、導淮、導河諸工作，勞苦功高，有「水利國士」之譽，全書收集記遊、記事、描寫人物等懷舊憶往之作三十餘篇，印刷精美，穿線平裝，郵撥一四〇四四號。